

韩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册



長沙王先謙先生註

韓非子集解

埽葉山房石印

民國十四年石印



發

上海彩衣街

上海棋盤街

行
蘇州閶門內

漢口四官殿

所

松江馬路橋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為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為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為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為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衰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聞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閭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致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為之集解訂補闕論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為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為宗社圖存盡至無佞君子於此尤

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林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聞埶已見為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為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

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尹知章注韓子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

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惻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閒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

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

內儲說
右下

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內府
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

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休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為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為李瓚然瓚為何代人休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休何所據也休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休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休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虺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為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

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
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
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
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為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
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
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為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為篇非歿之後其徒
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為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槧亦收入書中名為
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休

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
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
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為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并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

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為之讀字為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梓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為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梓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為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梓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為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本稱為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萬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

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

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牂刪舊李瓚注而為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為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龜呂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呂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呂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慈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為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呂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呂善宋整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呂贈余埵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龜為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 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呂 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呂藁還龜聽入私集且與龜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龜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呂期有呂自立不敢鵲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

陽在己巳已舛舊史氏吳鼎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為韓子識誤也歲在己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讐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為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叅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軌以不敏為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迨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鼎景宋乾道刻本
圓增讀韓非子校

顧廣圻識誤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日本蒲阪
王念孫

讀書雜誌餘篇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
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為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
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

也

羣書治要
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
讐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

以上又見藝文類聚
卷二十二邢並作荆

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

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

日

羣書治要
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珠在庭中舞

以上又見初學
記卷十六注引

失珠曠掩口而笑

北堂書鈔卷
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北堂書鈔卷一
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

以上又見初學
記卷二十
六注引相楚作為令尹

枯魚之膳

北堂書鈔卷一
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

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

藝文類聚卷九引
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興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
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藝文類聚卷
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藝文類聚卷
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太平御覽卷
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

熙戲也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

矣

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

案此見太平御
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

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太平御覽卷四
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

太平御覽卷四
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

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

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與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興安威定則策勁

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為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

合文不

為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殺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為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

○先慎曰史記作其為人吃

口○先慎曰史記作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

○先慎曰史記有而字

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

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

○先慎曰史記干作諫索隱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

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十九字

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

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莖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

○先慎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

廉直不容於邪枉臣

○先慎曰史記臣上有之字

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

○先慎曰史記有說林二字

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

○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二篇係

後人彙集飾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姦劫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為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為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慎曰史記有也字

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

○先慎曰史記下韓字下有王字用下有非字

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先慎曰史記無韓

秦王悅之未任用

○先慎曰史記任作信

李斯害之

○先慎曰史記李斯下有姚賈二字

秦王曰

○先慎曰史記王作毀之曰下有

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

○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

今王不用

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

○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

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藥令早自殺

○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令作使無早字

韓非欲自陳不見

○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

秦王後悔使

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